

# 胡菊人的文字

## 白先勇的文字

· 胡菊人 ·

五四以來，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，各方面都要求有所建樹，這是中國大創造的開始。文學方面的成績尤斐然可觀。文字的重建工作當亦是任務之一，怎樣寫出純純淨淨的中文，怎樣還中文以活力，怎樣化除西化文法的污染，重現中文之美、中文的力。

五四同時是大破的時代，舊的框網都砸毀了。中文的舊規制、舊面目，執行了死刑之餘，還被踏上一脚——罵為落伍、封建、僵化，文字一下來了個大解放，像失了控制的快車，無論多麼怪異的路向多數人不以為怪，不合理的文句被認為創新，歐化的贅冗不堪的句子，遠離一般中國人的口語或文字習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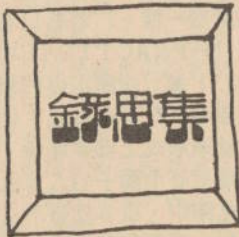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個恥於回顧的時代，勇往直前，壯志可嘉。現在五四即屆六十周年，五四中文，是成是敗？藉此回顧，此其時矣。

在芸芸諸家之中，最可喜的是白先勇，中文給他復活過來了。他的白話文不染半點雜質。從他的小說，我們重新

發現了中文的美感、中文的靈活性。更重要的是，盡量免除西洋文法的拘限，歐化句法的侵蝕，原來中文洋溢著活潑激的生命力。過去有人誤解中文有缺點、中文表達現代生活現代事物有所不足，給他推翻了。

我們把文字重建的努力，當為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主要目標之一；是六十多年來經過摸索、失向、創新、重建這種大破大立的進程的一部份，則白先勇文字，顯然是新文化建設的一個果實。誠然很多人都承認白先勇文字好，但祇是作為一個作家特殊的才能，是個別作家在處理小說形式上一種優秀表現。莫若把它配合新文化運動一起來看，則更有意義。

單單就白氏小說的題材內容給他下判斷，甚至罵為「為殭屍塗脂抹粉」，我覺得很不公平。那句罵人話原文似是「殭屍館的化妝師」刊在香港的抖擻雜誌。那樣的諷罵是偏狹的、短視的。而且是不合事實的。我們回顧五四六十周年，中文創作的成敗，以及國人對中文完全喪失了信心，在仍然大量出現歐化句法的今天，白氏小說文字實有文化上的貢獻。



### 歐陽化



讀完胡菊人這篇「白先勇的文字」深深地感到「怎樣寫出純純淨淨的中文，怎樣選中文以活力，怎樣化除西化文法的污染」，真是知易行難的事。人貴自知，「文化人」尤須自覺，在頌揚他人對文字重建的貢獻的文章裏，寫出這樣的文字，真使對胡菊人有所期望的讀者洩氣。

我並未洩氣，一來我根本不認為有「純純淨淨的中文」這回事，區別不出歐化句法和純正的中文句法，二來我對胡菊人從來沒有太大的期望。

文字無非生活的結晶、溝通的媒介。在這一體化的世界裏，保持純正中文與保持純正英文一樣，終將徒勞無功。不過，同一意思如果可以用更清晰更暢順的文字來表達，那管句法歐化中化都應嘗試，但為了語句神似中文，弄至文章意義模糊不清，則未免過猶不及。

「白先勇的文字」不足千字，但沙石極多，胡菊人曾攻擊過的「歐化」結構，例如濫用「一個」、「是……的」等，比比皆是：

「……顯然是新文化建設的一個果實。誠然很多人都承認白先勇文字好，但祇是作爲一個作家特殊的才能，是個別作家在處理小說形式上一種優秀表現。」

「那是一個恥於回顧的時代……」

「那樣的諷罵是偏狹的、短視的。而且是不合事實的。」

任何人都能立刻指出問題所在，包括胡菊人自己在內。至於「歐化的贅冗不堪的句子」，下面的又算不算是例子呢？

「我們把文字重建的努力，當爲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主要目標之一；是六十多年來經過摸索、失向、創新、重建這種大破大立的進程的一部份，則白先勇文字，顯然是新文化建設的一個果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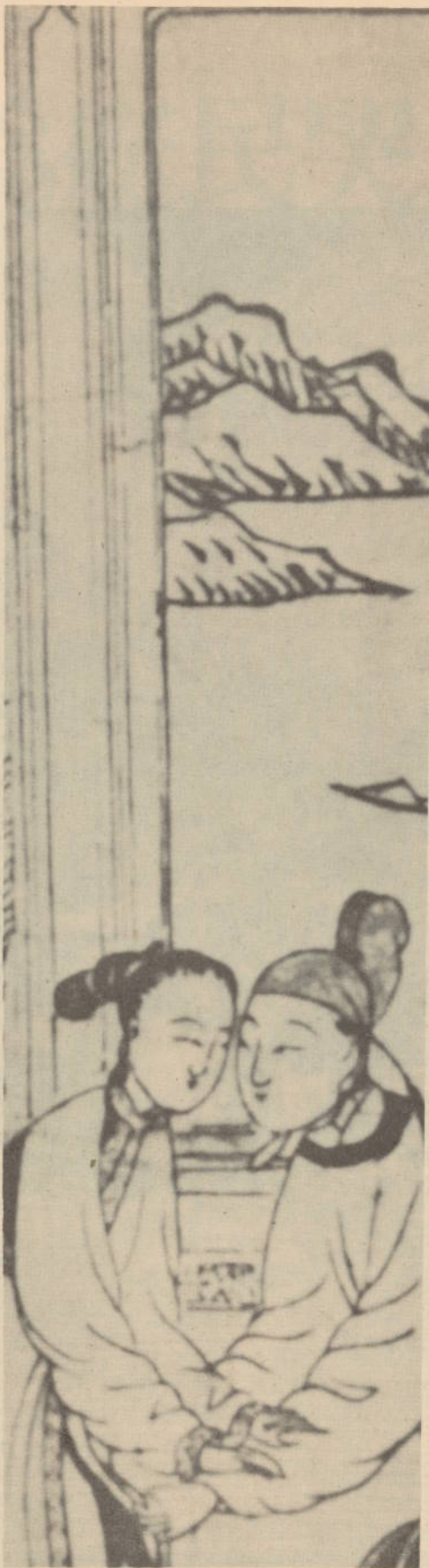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這樣重寫，會不會比較清晰暢順呢？

「重建文字當爲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主要目標之一；六十多年來經過摸索、失向、創新、重建，白先勇的文字，顯然是大破大立之後的新文化果實。」

胡菊人其實很自覺地去避免運用「歐化句法」，例如盡量不跟循「主位——動詞——客位」的結構，但表現出來的文字效果和意義，都很值得商榷。

「五四以來，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，各方面都要求有所建樹，這是中國大創造的開始。文學方面的成績尤斐然可觀。文字的重建工作當亦是任務之一，怎樣寫出純純淨淨的中文，怎樣選中文以活力，怎樣化除西化文法的污染，重視中文之美、中文的力。」

段內刪去了絕大部份的主位和客位，亦



不按照「主位——動詞——客位」的結構，但讀下去却未見暢順，而且意義不明。是誰要求「有所建樹」？是誰的成績「斐然可觀」？這些有「斐然可觀」成績的人是否視「文字的重建工作」爲「任務之一」？「怎樣寫出純純淨淨的中文……中文的力」是重建工作本身？是其目標？或者是難題？

如果大部份的中國人都要求在「文化」、「藝術」方面有所建樹，而很多知識份子又在文學方面有可觀的成績，並以重建文字爲任務，那麼中文根本便不會染污、歐化了。我們當然要求文字靈活、活潑、有美感，但亦不應忽視文章結構是否嚴謹、意義是否清晰的問題。

至於「那句罵人話原文似是『殯儀館的化妝』刊在香港的抖擻雜誌」、「我們回顧五六十周年，中文創作的成敗，以及國人對中文完全喪失了信心，在仍然大量出現歐化句法的今天，白氏小說文字實有文化上的貢獻。」等文字，又算是「純純淨淨的中文」還是「怪異的」、「不合理的文句」呢？原諒我無法從中「發現……中文的美感、中文的靈活性」，亦拿不準其意義。

筆者自己寫不出「純純淨淨的」、「有美感的」、「靈活」的中文，行文亦但求通順，未敢攀附胡先生所崇揚的理想。不過，胡先生既然以之爲目標，實應在本身的文字方面有所表現，使言行貫徹。現在寫出了這類文字，真不知如何解釋。或與說理想不同現實，胡菊人的文字到底有異於白先勇的文字，則鄙人再無言以對，但始終有點疑問：此種文章若果由文字技巧較高的作者如司馬長風、戴天和也斯等先生來執筆，效果會否更接近理想呢？

